



李白的山水漫游



根据《唐宋文学编年地图》及李白的诗歌表明,他游历过18个省(区、市),206个州县,80多座山,60多条江河及20多个湖泊。

初盛唐时期,社会安定,交通发达,漫游之风盛行。几乎所有的盛唐诗人都有过漫游的经历,而其中尤以诗仙李白为甚,其漫游时间之久,漫游地域之广,堪称唐代诗人之首。他用脚步丈量壮美的山川大河,以脚印串联起大唐山水文化地图,并凭借脍炙人口的诗篇,成为多处山水楼台的“代言人”。

一生好入名山游

开元十三年(725年)春,25岁的李白怀着“寰区大定,海县清一”的远大抱负,“仗剑去国,辞亲远游”,自四川犍为乘舟驶出了故乡,“发清溪”“向三峡”(《峨眉山月歌》),拉开了他“一生好入名山游”的人生大幕。

在出川行走路线设计上,李白将荆楚作为第一站,“渡远荆门外,来从楚国游”(《渡荆门送别》)。他先到江陵,拜访受三代皇帝尊崇的道士司马承祯,后者称他“有仙风道骨,可与神游八极之表”。受此评价的影响,他开启了扬帆万里的漫游之旅,自江陵南下,“浮洞庭,历襄汉,上庐山,东至金陵,扬州,复折回湖北,以安陆为中心,又先后北游洛阳、龙门、嵩山、太原,东游齐鲁,登泰山,南游安徽、江苏、浙江等地,游踪所及,几乎中国”。

天宝元年(742年)秋,李白应诏入京,这或许是李白一生中最高光的时刻。“仰天大笑出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”(《南陵别儿童入京》)。长安三年,李白游过绵亘八百里的终南山,攀过“举手可近月”的太白山,也到过西岳华山。但不久他便被排挤出长安。随后,他漫游梁宋和齐鲁,并与杜甫、高适等人相遇,一同游览,留下了“思君若汶水,浩荡寄南征”的深情诗句。天宝四载(745年),李白南下金陵,并漫游会稽、霍山、庐山、浔阳等地。晚年的李白流放夜郎,行至白帝城下,遇赦,留下“两岸猿声啼不住,轻舟已过万重山”的千古绝唱。

山川毓秀,孕育着李白的万丈豪情,丰富的漫游经历,则成为李白诗歌取之不竭的源泉。

而在诸多名山大川间,李白似乎格外钟情浙东山水。浙东之地,素有风景宜人。《世说新语》载顾恺之从会稽还,人问

山川之美,顾云:“千岩竞秀,万壑争流,草木蒙笼其上,若云兴霞蔚。”另一位名士王子敬认为:“从山阴道上行,山川自相映发,使人应接不暇。若秋冬之际,尤难为怀。”这一带人文荟萃,有谢安的东山再起,谢灵运的山水之趣,王羲之的兰亭之会等,这些都对李白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。不仅如此,浙东一带还是道教和佛教圣地,名刹古观,佛迹仙踪,随处可见。如此山川湖海,怎不叫诗仙李白心醉神迷?“此行不为鲈鱼鲙,自爱名山入剡中”(《秋下荆门》),李白对此毫不吝惜笔墨地给予赞美。

“遥闻会稽美,一弄耶溪水。万壑与千岩,峥嵘镜湖里。秀色不可名,清辉满江峡。入游月边去,舟在空中行。此中久延伫,入剡寻王许”(《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》),李白的诗描绘出一条令无数诗人心驰神往的旅游路线:从萧山入浙东运河到绍兴,顺流而下经剡溪上溯至天台山。沿途中巍峨的山峦,舒缓的湖泽,幽深的溪谷,恬静的村居,宛如画卷徐徐展开。其中,云雾弥漫,恍若仙境的天台山还被李白视为精神圣地,除了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中的“天台四万八千丈,天台还在《琼台》”“龙楼凤阙不肯住,飞腾直欲天台去”,《送友人寻越中山水》的“此中多逸兴,早晚向天台”等诗句中反复出现,充分说明了他对天台山偏爱。如今这条“浙东唐诗之路”已成为浙江的一张文化名片。

黄河如丝天际来

李白的诗歌不仅是一部文辞瑰丽的旅游文学,人们在其中还可以看到山脉河川形势。李白对长江的壮丽多姿作了许多动人的描绘,展现了长江流域不同的地理风貌。在他的笔下,既有“巴水急如箭,巴船去如飞”,也有“海神来过恶风回,浪打天门石壁开”,还有“船下广陵去,月明征虏亭。山花如绣颊,江火似流萤”。李白热爱长江,也热爱黄河。他以充沛的激情,描绘了黄河声震八方、力劈万钧的景象:“西岳峥嵘何壮哉,黄河如丝天际来”,“巨灵咆哮擘两山,洪波喷流射东海”(《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》)。这些想象奇绝、笔力千钧的佳句,一直为后世所传颂。

李白不仅描绘着山河的壮丽之美,还注重勾勒着历史古迹的静谧深邃。“牛渚西江夜,青天无片云。登舟望秋月,空忆谢将军”(《夜泊牛渚怀古》),“二龙争

战决雌雄,赤壁楼船扫地空。烈火张天照云海,周瑜于此破曹公”(《赤壁歌送别》),“旧苑荒台杨柳新,菱歌清唱不胜春。只今惟有西江月,曾照吴王宫里人”(《苏台览古》),其中最著名的当推他被赐金放还后,于天宝六载(747年)重游金陵时所写的《登金陵凤凰台》:“凤凰台上凤凰游,凤去台空江自流。吴宫花草埋幽径,晋代衣冠成古丘。三山半落青天外,二水中分白鹭洲。总为浮云能蔽日,长安不见使人愁。”在盛衰的转换与对比中,让人除了感受到他深沉的历史感外,还有掩盖在放荡不羁的外表下的忧国忧民之情。或居庙堂之上,或处江湖之远,家国之心,未尝有一日忘怀。听说安禄山屯兵幽燕,图谋不轨,李白忧心如焚,决心北上以探虚实。临行之际,他曾留诗给朋友云:“且探虎穴向沙漠,鸣鞭走马凌黄河。耻作易水别,临歧泪沾衣。”(《留别于十一复述裴十三游塞垣》)大有荆轲一去不复返的气概。

此外,李白还以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记录漫游途中种种人和事,为后世留下了一幅幅鲜活的风俗画卷。他同情鲁地的一位农夫在初冬的寒风中收割蒲草,“挥镰若转月,拂水生连珠”(《鲁东门观刈蒲》);他热情讴歌冶炼工人挥汗如雨的场面,“振即明月夜,歌曲动寒川”(《秋浦歌》);还为步履维艰的纤夫们洒下泪水,“吴牛喘月时,拖船一何苦!水浊不可饮,壶浆半成土。一唱都护歌,心摧泪如雨。万人凿盘石,无由达江浒。君看石芒砀,掩泪悲千古”(《丁督护歌》)。他品尝了小吏逢七郎送来的斗酒双鱼后,激动地写下“意气相倾两相顾,斗酒双鱼表情亲”(《酬中都小吏携斗酒双鱼过浚县赠》);他投宿在五松山下,对荀媪端来一碗最普通的雕胡饭感动不已,“令人惭漂母,三谢不能餐”(《宿五松山下荀媪家》);跟随李白足迹与遭遇的变化,我们能感受到他的悲哀与遗憾,快乐与狂喜,这种直接的个人经验,正是李白诗歌中最能引起人们共情的地方。

兴酣落笔撼五岳

明初的周忱认为“天下山川之胜,好之者未必能至,能至者未必能言,能言者未必能文”,认为真正的旅游家必须同时“能至”“能言”“能文”,三者缺一不可。李白无疑把三者都做到了极致。

我们对于李白与崔颢黄鹤楼上竞技

站在崭新的时光里



已粲然一笑,保持向前!

时光匆匆,白驹过隙。2023年,我也有两个重要收获:一个是家乡振兴,发生巨变,生活向好,我有幸参与其中;二是我主编的一个乡土刊物顺利进入第十一年,我与编辑们、文友们、读者们一起呵护刊物成长,淌着汗水,饮着甘甜,刊物受到很多人喜欢。新年伊始,要做的第二件事是做个长远的计划,所以,2024年,我要与大家一起去坚守初心,潜心创作,继续守护好这份精神食粮。

每一年,都会有朋友走散,有新识同

行,有故人逝去。年岁越长,对这个感触越深刻。此时,要做的第三件事是懂得调整心态。

2023年,有几位曾交往甚密的朋友,因工作调整,或意见不同,或久不走动,或没有缘由地走散了。也罢,人生就像飞驰的列车,有人上来,有人下去,登场虽是一些情谊的终极走向,但新识亦是生活随心而遇的一场欢喜。我与一位曾在阜平支教且有一面之缘的兄弟,邂逅于一次偶然的聚会,便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友;与一位媒体人结缘于一次家乡

寄你一张贺年卡

岁月的风铃,远方的你还好吗?”是我的一位同学寄来的……正惊喜间,恍惚醒过来,原来是大梦一场。

年轻的时候,我喜欢用贺年卡表情达意。离新年还远,我便早早买来各种各样的贺年卡,精心挑选适合对方的,再琢磨出一两行别出心裁的文字,工工整整写上,装进漂亮的信封里,兴冲冲赶到邮局投进绿色的邮筒。新年前后,我也会收到很多精美的贺年卡,我会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,取出玲珑别致的贺年卡,那心情别有一番滋味。

后来,我到了县旅游局工作,为了宣

传推介旅游资源,每年都和县邮政局合作,设计推出印有本地风景名胜的贺年卡,并赶在新年之前投寄出去。

有一年年末,我又开始忙碌旅游宣传推介的事。母亲身体还硬朗,就自己坐了公交车,从乡下来城里看我们。母亲看到我带回的贺年卡,拿起来摩挲着对我说:“这些画儿真好看,像年画似的,看着都喜庆呢,送给俺儿好吗?”

我正忙得焦头烂额,不耐烦地说:“你又不识字,要贺年卡干什么?”母亲笑着说:“你带回来一大摞,我挑几张带回去,送给几个老邻居,沾沾你的喜气儿!”

傅雷的音乐情缘

傅雷是著名的翻译家、文学家和评论家。纵览其评论著述,虽然笔墨主要集中在文学和艺术领域,但他的音乐评论同样不容忽视。在近代学者和文人中,他尤以深厚的音乐素养而知名。

在法国留学期间,傅雷广泛学习西方艺术理论,并受罗曼·罗兰影响,对古典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凭借极高的文学素养和音乐素养,傅雷翻译了罗曼·罗兰的《贝多芬传》,还翻译了借鉴贝多芬形象而创作的名著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。

20世纪中前期,国内的音乐评论较少,傅雷以音乐圈外人的身份,留下了大量很有见地的音乐评论。与专业音乐评论者相比,傅雷最大的特点就是他的广博。他在古今中外的文学、绘画、音乐等各个领域,都有着极为渊博精深的知识。所以,他谈论音乐时总是能旁征博引,融汇中西。

傅雷认为,“凡是一天到晚闹技巧的,就是艺术工匠而不是艺术家。一个人跳不出这一关,一辈子也休想梦见艺术”,“要能控制感情,而不是让感情控制。假如你能掀动听者的感情,使得他们如醉如狂,哭笑无常,而你自已屹如泰山,像调度千军万马的大将军一样不动声色,那才是你最大的成功”。

傅雷十分敬佩贝多芬和肖邦,但他最欣赏的,是历经沧桑而纯真不改的莫扎特。在中国人对这些大音乐家的接受史上,傅雷的译介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

让傅雷与音乐进一步结下不解之缘的,则是他的儿子傅聪。傅雷总是教导儿子,先做人,其次做艺术家,再次做音乐家,最后做钢琴家。闲暇时,傅雷、朱梅馥夫妇爱用家中一台老旧的唱机听西洋唱片。学钢琴的朱梅馥在工作之余也会为傅雷弹奏一曲,傅雷总会品评一番。

受父母的影响,傅聪三四岁时就喜欢听古典音乐,傅雷回忆,“只要收音机或唱机上放西洋乐曲,不论是声乐还是器乐,也不论是哪一乐派的作品,他都安安静静地听着,时间久了也不会吵闹或是打瞌睡”。傅雷当时想,“不管他将来学哪一科,能有一个艺术园地耕种,他一辈子受用不尽”。

在父母的规划下,傅聪在7岁半时开始学习钢琴,启蒙老师是傅雷的好友数学家雷廷。傅聪9岁时,傅雷的好友、男中音歌唱家林俊卿将他介绍给原上海交响乐队创办人、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。

虽然傅雷小时候上的是西式教会学校,还曾留洋读书,是研究西方艺术史的大家,但在子女教育上,他一直坚持中国教育信条——因材施教,“子不教,父之过”和“先做人,再做事”。他一再严厉地告诉自己的儿子们,要用一颗“赤子的心”,去做你真正擅长的事。所以他坚决不让小儿子傅敏学习音乐,认为他更适合当一位教师。傅雷也无愧于父亲之名。日后,傅敏的确成了一位优秀的老师,而傅聪则成了中国第一代享誉世界的钢琴家,证明了傅雷当年的眼光。

在上海的居所“疾风迅雷楼”里,傅雷经常一边在客厅和好友聊天,一边竖起耳朵听着楼上的动静。傅聪在那里练琴。如果有一阵儿傅雷没有听到响动,就会用一根长竹竿使劲捅楼板,敦促儿子认真练琴。

傅聪回忆那段经历时说,有时经常一边练指法,一边偷偷把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之类的闲书架在琴谱上,边弹边看,看到精彩处,手指就绞在了一起,这时楼下的父亲总能马上发现。有时,傅雷还会走过去一声暴吼,“像李逵大喝一样,吓得人魂飞魄散”。

为了让傅聪有更多时间练琴,傅雷把他从小学退回家中,亲自为儿子撰写语文课本,从先秦诸子和《战国策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《世说新语》等中选材料,在家里教他语文,另请老师教他英语、数学。傅雷让儿子们读《论语》,但他从来不给他们解释《论语》的道理,而是让他们解释给他听。

直到傅聪17岁时,傅雷才认定他可以专攻音乐,“因为他能刻苦用功,在琴上每天工作七八小时,就是酷暑天气,衣裤尽湿,也不稍休;而他对音乐的理解也显出有独到之处”。

为了让儿子学钢琴,傅雷为傅聪抄录了大量的练习曲。有时,傅聪犯了懒,傅雷甚至会通过暂时禁止他练琴来惩罚他。在傅雷看来,如果你不是真正地热爱音乐,你就别乱弹琴;如果你不能成为一流的音乐家,那么他也绝对不希望你成为二流的——要做就做到最好,这就是傅雷的教育。

傅雷经常与傅聪争论一些音乐问题,父子俩有时甚至因此而发生激烈的矛盾。傅聪认为贝多芬《第十小提琴奏鸣曲》要比父亲肯定的第九首《克勒策》奏鸣曲重要。傅雷勃然大怒,认为傅聪狂妄。而傅聪则离家出走,住进朋友家中。一个月后,傅雷才接回傅聪。

翻译家宋以朗在整理父亲宋淇的信时,发现傅雷为傅聪借用钢琴,给宋家至多写过两封信。第一封中写道:“阿聪借用你家的琴,早晚必会敲得不成样子,在我们也不能交代。而他学琴已成骑虎,看来买琴一事,在所难免。你能否代向邝太太,有意将琴让出否?若然,我可请人估价,再函同意。倘邝府仍欲保留,则我们则需及早托人物色。目前留沪洋人,十九已经走掉,卖出来的琴也没有了;而文工团等等又从内地到沪大批采购;再等下去,恐怕就要买不到琴,或能买到也只是七拼八凑的再造三造的砌码货。梅馥为此着急,屡次催我写信问你,我因忙于工作,搁到现在。希望你早日给我回音。”宋以朗感叹,当时傅雷不遗余力支持儿子的音乐追求,绝非易事。

傅聪在海外求学的日子里,傅雷不断地给他写信,谈人生,谈艺术,其中有不少是关于音乐、关于钢琴的真知灼见。有的信洋洋洒洒,竟有八千多字。这些用工笔小楷书写的、凝聚着一位父亲心血的家信,最后竟成了中国近现代最著名的家书。

(李依桐)

待死



立冬了

我今天还穿着短衫
母亲来电话说今天立冬了

要保暖呵
我无语
是呵,立冬了
以后就有雪花飞舞
就有一些冷
刺痛母亲的手

我这里呢,风只会多吹几天
温度都是零上的
还能看见红彤彤的
花儿开
立冬是一个季节的槛啊
更多的人想到了暖气,而我
被母亲颤抖的手
远远握着

(陈才锋)

